

L O V E  
ENDING

# 四幕戏 结

唐七  
作品



| 完结篇 |

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  
后 又 一 力 作  
千万读者翘首期待

当戏幕降下，曲终人散，唯有爱，永不终结。

你看，它让我成长了这么多。  
喜欢绝不只是一种贪欲，  
喜欢对我来说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

唐七  
最新作品  
大结局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四  
幕  
戏

结

L O V E  
ENDING

唐  
七

作品

当戏幕降下，  
曲终人散，

唯有爱，  
永不终结。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幕戏·结/唐七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4  
ISBN 978-7-5404-7998-5

I. ①四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7199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·言情

SI MU XI · JIE

### 四幕戏·结

作者: 唐七  
出版人: 曾赛丰  
责任编辑: 薛健 刘诗哲  
监制: 蔡明菲  
出品人: 郑冰容  
特约监制: 游婧怡  
策划编辑: 邢越超 张思北 胡可  
文字编辑: 田宇  
营销支持: 姚长杰 李群 张锦涵 赵冬妮  
版式设计: 利锐  
封面插画: 三木水  
封面设计: 仙境  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  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  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  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装厂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 
字 数: 280千字  
印 张: 19  
版 次: 2017年4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998-5  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四幕戏·结

他们在那一天解除误会，重新和好。

他们明白了彼此的心意，就像童话故事，从此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



四幕戏·结

第三幕戏

致远行者



## 01.

开窗时一阵凉意袭来，看到窗外香樟树仿似水洗过的树冠时，徐离菲才知道昨晚下了雨。

这座半山庭园是中式装修，房间里也中式得彻底，瓷器、卷轴画，带着明清古韵的床、榻、座椅，每一样都贵、老派，且看上去冷得不行。

褚秘书帮她办了转院，安排她住到这里。

她不算话多，提了几个必要问题后就没再开口，还是褚秘书问她：“我以为徐离菲小姐不会这么好说话，态度会更抗拒，毕竟之前我们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”

她坐在茶座前神游天外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褚秘书在和她说话，淡淡道：“虽然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但应该不是简单的感冒，我查过聂亦的资料，这样一位生物学家愿意帮助我，我没什么拒绝的理由。”她坦诚道：“如果是大病，去普通医院我也支付不了昂贵的医疗费用。”

褚秘书看了她好一会儿，道：“我预想过，也许您会觉得我们欺骗你。”

“欺骗？”她笑了笑，“我没什么好值得你们欺骗。”

这是实话，这世上除了她自己外她一无所有。如果谁想要欺骗她，总有什么是对方想从她这里得到的，聂亦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？

他们统共也没说上几句话。唯一一件能将她和聂亦联系起来的事，是她长得像聂亦的妻子聂非非。

她的确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聂非非，不过那太荒谬，她仔细回忆了过去二十五年，确定自己没有失忆过，每一分每一秒，她都是作为徐离菲活在这世

上，她还有过亲人，虽然他们都不在了。后来她意识到这世上其实存在着没有血缘关系却长相酷似的两个人，或许她和聂非非就是那样。

洗漱后徐离菲靠在窗边喝水，窗台处放了个红木台历，她伸手翻到下一页，日历上写着 2023 年 9 月 30 日，癸卯年、辛酉月、辛卯日，她已经在聂家住十天。

此前她起得迟，用人定在每天九点送早饭到她房间。今天难得起个大早，就随意加了个外套，打算去园子里逛逛。

秋雾很浓，像是自高远天空铺下层层纱帐，亭台水榭隐在缥缈的雾色中，有几分世外仙境的意思。游廊拐角处建了座假山，路过时徐离菲发现假山角落隐约开了朵红色的花，一时好奇，偏离游廊从小路过去站那儿看了一阵：是株孤零零的月季，花株矮小，一半藏在山石后，一半隐在浓雾里。

正打算原路折回，听到说话声由远及近。

依稀辨别出一个女声、一个童声，推测是个年轻女人带着个女童沿着游廊过来。除了照顾她的用人和医疗室的医生护士，这座宅子里的人徐离菲基本不认识，她打算在假山旁站一会儿等她们过去后再出去。

雾太大，渐渐能看到一大一小隐在雾中的影子，不知在聊什么，足够近的时候女人的声音传过来：“既然雨时想和诺诺阿姨一直在一起，那诺诺阿姨有个办法雨时要不要听听？”

小女孩抬头。雨时，聂雨时。这名字徐离菲听过，是聂亦的女儿。

女人轻咳了一声：“你看，如果诺诺阿姨变成雨时的新妈妈，不是就可以一直陪着雨时了吗？”

小女孩没有说话，沉默两秒后突然挣开了女人的手，扭着小短腿噔噔噔往前跑了好一段。女人反应过来追上去要重新牵她的手，小豆丁却四处闪躲，女人有些着急：“雨时怎么调皮起来了？”

小女孩跑出老远：“我……”大概是喘不过气，停下来深呼吸了一口，头偏向一边道：“我才不是调皮，谁想做我的新妈妈，我都不要和她好的。”

女人站住不再追她，试探道：“那雨时想要一个人吗，想要爸爸也一个人吗？”循循善诱道：“雨时有没有为爸爸考虑过，这样爸爸会有多孤单呢？”

小女孩想了片刻：“我有妈妈的，爸爸也有妈妈的。”

女人顿了顿：“雨时都没有见过妈妈吧，妈妈也没有照顾过雨时，这样也算是妈妈吗？”

这样和一个小孩子说话就有点过了，徐离菲将放在手里把玩的打火机揣回去。出乎她意料，小女孩很认真地开了口，没哭也没闹，很平和地和女人讲道理：“我小时候见过妈妈的，妈妈也照顾过我的，我算是有妈妈的。”

她停住了脚步。

女人哭笑不得：“你才四岁，你现在也很小，现在就是你小时候。”女人走近小女孩两步，耐心诱导：“如果妈妈爱你的话，她现在就应该陪着雨时，可雨时有多久没见过妈妈了？”

一个四岁小孩，怎么能跟上大人的逻辑，小女孩卡在那里说不出话来。

女人继续道：“雨时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了吧？”

小女孩绞尽脑汁，好半天，想出来一个回答：“我记得妈妈长什么样，妈妈是爱我的，她不陪我是因为我现在是大孩子。”小手伸出来比画：“比现在更小一点的时候，妈妈抱过我，还唱歌给我听。”

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不太赞同：“小朋友不能说谎哟，雨时那时候才一岁吧，怎么记得住一岁时候的事情？”

小女孩着急起来，带了哭腔：“我记得住的，”可毕竟才四岁，不知道该怎么说服对方，越是着急越是委屈，扁了扁嘴呜呜哭出来：“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，我算是有妈妈的……”小女孩抽抽噎噎地重复那句话：“我算是有妈妈的……”

女人似乎才感到事情大条起来，手忙脚乱安慰她：“你别哭啊雨时，诺诺阿姨和你闹着玩儿来着……”

谁能拿这样的事情和一个小孩子闹着玩儿，徐离菲绕过假山，女人吓了一



跳：“谁？”女人有点诧异，其时她正走到一块孤立的山岩跟前，这样近的距离，她能看清她们，但对女人来说其实是个视野盲点。愣神的当口听到回廊靠水池的一端传来脚步声，两秒后庭园的男主人竟然出现在视野里。徐离菲再次停住了脚步，重新掏出打火机把玩，想这倒是用不着她这个外人出来帮忙了。

徐离菲是个擅长拍人物的摄影师，看人时会习惯性地用拍摄角度。

聂亦站在回廊里，穿深咖色休闲衬衫、黑色长裤，肩上搭了件毛衣，衬衫袖子挽起来，手里一个杯子，身后是隐约的水榭和茫茫的雾，除了光不够好，构图简直能直接拿来作时装画报。

小女孩揉着眼睛呜呜哭着跑过去叫爸爸，女人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慌神：“我……我和雨时开个玩笑，没想到雨时却当了真……”雾色渐渐淡下来，能看清女人的面容，一头爽利短发，眉眼生得活泼灵秀。

聂亦并没有看她，单手将孩子抱起来，小女孩搂住他的脖子乖巧地伏在他肩上一抽一顿：“爸爸，我算是有妈妈的是不是？”

能看到聂亦愣了一下，微微垂头：“每个小孩都有妈妈。”

小女孩趴在他肩上，逻辑很清晰地做结论：“是吗，每个小孩都有妈妈，所以雨时也是有妈妈的对吧。”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，她停止了抽泣，有点高兴起来，抬起头软着嗓子问聂亦：“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看雨时呢？”

像是早已准备好的答案，他低声回答：“等她健康起来。”

可那并不是一个表示确定时间段的词语，小女孩有点茫然：“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健康起来呢？”

聂亦看着小女孩：“等你再长大一点。”

小女孩似懂非懂，重新伏到他肩上，软软道：“爸爸，我很想妈妈。”

这一次过了很久，徐离菲才听到聂亦开口：“我也很想她。”那声音非常安静，却让人感到孤寂和沉郁。

短发女人终于找到机会插话：“Yee，我并不是故意……”声音里透出不安，大约是被这不安所驱使，甚至没有勇气将出口的辩解表达完整。

游廊那一处安静了有三秒钟，聂亦道：“你回去看看林妈，不用陪着雨

时了。”

女人勉强笑了一下：“那我以后……”

“以后也不用来这里陪她了。”

女人愣在那儿，直到聂亦抱着聂雨时离开，也没能再开口为自己说上什么话。小女孩童稚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晨雾里：“……这个杯子里的牛奶是爸爸要喝的，不是给雨时准备的吧？”“啊？是给雨时准备的呀，可爸爸，我不用喝牛奶也能长得高的，褚爷爷说爸爸很高，妈妈也很高，所以雨时将来一定也长得高……”

女人在被遗留下的景色里悄声哭泣，徐离菲在那儿站了很久，直到女人哭够了离开她才离开。回房时路过一个小花园，听到管家张妈吩咐司机：“待会儿把言诺送回沐山，她难得从玉琮山回来一趟，该好好回沐山陪陪林婶。”

徐离菲想起来刚才聂亦和女人说话时声音里几乎没什么情绪，听不出一点不满责备，原来平和的表象下，潜藏的是这样不留余地的冷酷和干脆。

这是徐离菲第二次见到聂亦，男人平静淡漠的身影与网络数据中只言片语拼凑出的天才重合，与聂非非录音笔中生长在珠穆朗玛峰顶的高岭之花重合，但录音笔中不过是个故事，徐离菲之前的确是那么觉得的，这个人原本对她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故事中人。

故事中的人出现在面前，让她觉得自己也正在走进一个故事，只是有一点她不太明白，录音笔中暗示聂非非早已沉眠海底，可为什么聂亦会告诉自己的女儿，说聂非非总有一天会回来？

虽然她没有听完录音笔中的故事，但当确定自己不是聂非非时，她也差不多确定，阮奕岑想要寻找的聂非非、聂亦想要带回家的聂非非早已离开人世。只是这件事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

可，难道聂非非还活着？

她的确有可能活着，毕竟谁也不知道她留下那支录音笔后是不是真的已葬身海底。

徐离菲并不知道聂非非是什么样的人，但她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希望她平

安健康，若她还活着实在是再好不过。

那么，如果聂非非还活着，她又在哪里呢？这件事其实与她无关，却难得地令她好奇起来，也许是录音笔中的故事令她动容。那故事她断断续续听到聂非非嫁给聂亦，越往后越不忍听。她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苦难，那女孩用轻松语调讲述的暗恋故事，与她曾经看到过的这世上许多磨折相比，其实算不上什么，可不知为何，却让她感到沉重。

最近几天她甚至有点害怕打开录音笔，听到那女孩的声音，竟本能地惧怕之后会发生什么，胆量这么小简直都不像她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她才对那女孩感到好奇。

所以，她是否还活着呢？徐离菲坐在窗前出神地想了好一阵，觉得头疼，就去睡了个回笼觉。

临近中午时接到卿源电话，邀她下午去参加某慈善拍卖会，说拍品皆是当今摄影名家经典作，很有一看的价值。

卿源家在S城，这事徐离菲一直知道，巧的是她刚转院过来没两天，卿源也被父母骗回来相亲。前两天接到他的电话，风流倜傥的卿小爷在电话那头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大意是控诉他妈不给他婚姻自由，非要逼他娶一个肤白貌美、腰细腿长、温柔善良、学历高、家里又有钱的好姑娘，他宁死不屈，他妈就把他给关了起来。

徐离菲安慰他，如果我是你妈我也把你关起来，我不仅把你关起来我还不给你饭吃，你妈还给你饭吃就说明还是亲妈，你要知足。

卿小爷长叹一声，表示他也不是作，你看，虽然姑娘肤白貌美、腰细腿长、温柔善良、学历高、家里又有钱，是个好姑娘，可好姑娘是个香港人，好姑娘普通话不标准，这以后要一起过日子，普通话怎么能不标准呢，怎么能分不清十和四呢？

徐离菲觉得他既作又神经病，就爽快地把他电话给挂了。

今天卿源在电话里的神智还算清醒，约她五点在红叶会馆见，徐离菲斟酌了两秒，问他：“约我出去这事你家里人知道吗？你不是被关禁闭，这才关了

没几天怎么就能出来了？”

卿源无奈：“这不是答应了我妈她老人家继续相亲嘛。”又感叹：“最近相的几个美则美矣，个个整得就跟二维码似的，不扫一扫都辨识不出来谁是谁，害我每见一个姑娘都差点叹一声怎么又是你。”

徐离菲给他点赞：“你这比喻真是惊为天人。”

红叶会馆的设计很有意思，一楼大厅右侧是组山岩艺术墙，连着一段风廊，藤萝从廊檐上垂下来，尽头有座小林苑半隐半掩在枫林里边，是此次慈善拍卖会所在地。林苑入口处有棵红豆树，两个穿旗袍的美女站在树下做嘉宾确认。

徐离菲到时正好五点，卿源半路上发来短信，说出了点事，得迟点过来。她手里没邀请函，就站在风廊旁边看立在那儿的几幅拍品简介。

摄影分许多流派，徐离菲崇尚自然主义，精神导师是彼得·亨利·爱默生。简介里有幅作品是小姑娘摇着小木船在莲池里采莲，她看得出神，没留意被两个打闹的小孩撞了一下，球形手包滚到风廊外边的草丛里。小孩子同她卖乖：“姐姐对不起。”她笑了笑，翻过木栏去捡手包。

那外边是片草坪，乍看有种不修边幅的意趣，不远处站着几棵老树，树下是长椅。手包捡起来时，徐离菲视线隔着半个草坪定在正中的那张长椅上，那场景极像一部老电影《诺丁山》。浅色衬衫的青年坐在长椅上看书，西装外套搭在椅靠上，长发女孩头枕在青年腿上，正拿草叶编一个指环模样的东西。女孩调皮地去抓青年的手指，将指环套在他的无名指上，然后吻了吻他的手背，青年将书移开，垂头看着那女孩，女孩就将他的手指放在唇边又吻了吻。那画面恬美宁静，令人艳羡。

有十多天没再见过阮奕岑了，徐离菲站在那儿想，也没听说他老家在S城，怎么这么巧。她对傅声声其实印象寡淡，从没设想过私下里阮奕岑会和她怎么相处，原来，他俩在一起时是那样。也许阮奕岑对每个交往的女孩都是那样，当初他俩在一起，他看书时也会任她躺在腿上，手会抚上她的耳发，看到有意思的句子还会读给她听。不，可能她还不如那些其他女孩子，阮奕岑对其

他人温柔时他知道她们是谁，而对她们温柔时，不过将她当作一个替身。

再想这些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她正要收回目光，青年却突然抬起头来，有一瞬间他的目光是怔忡的，躺在她腿上的女孩似乎也感应到什么，转过脸来，表情惊讶，的确是傅声声。

徐离菲大致能猜到阮奕岑将她认作了谁，她今天穿一身礼服裙，在长明岛上她从不这样打扮。眼神这种东西到底能如何伤人，她愣了一会儿，觉得这时候不至于还要上前打个招呼，就错开视线，低头将手包上的草屑拍了拍，转身回风廊了。

正是进场时间，男男女女在她身边来来去去，她只管将视线仍定在那幅采莲图上，脑袋里是空的。偶有陌生人同她致礼：“哎！这不是聂太太吗？好久不见。”当然全是认错人，她一笑带过。后来头有点疼起来，脑袋里开始慢慢想事，先是想难道聂非非真的还活在世上，所以这些人看到她出现才不觉得离奇？又想卿源是出了什么事，耽搁到现在还没来。最后弯弯绕绕，竟还是定到阮奕岑这个名字上，想爱这东西真是把双刃剑，能带给人多大的喜悦，就能带给人多大的伤心。

然后她听到阮奕岑在背后叫她的名字：“菲菲。”

回头那一瞬她反应过来，他叫的可能不是菲菲，而是非非。

要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才算好，没有表情可能才最好。她最擅长这个，就转身挺淡定地看了他两秒钟：“我不是聂非非。”

阮奕岑站在她面前三步远的地方，外套搭在手腕上，良久，他问她：“你知道她？”

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他微微皱眉：“我没有把你认作她。”

她配合地点了点头：“这样吗，那你过来是想问半月前那套照片的事？”不等他回答，已经揉着太阳穴道：“还在做后期，得再等半个月，拍得不错，傅小姐应该会满意。”后期工作以她现在的情况当然是做不了，交给卿源托给了别的朋友。

他定定看着她：“我对那套照片没有兴趣。”

她没有顺势问：“那你过来是做什么呢？”只淡淡道：“哦，这样。”

先好奇的人先输，这是他们从前常玩儿的的游戏，大部分时候是她输。她其实好奇心并不盛，但是每当他流露出希望她先开口询问的表情时，她就本能想让他满足，因为如他所愿时他会抿着嘴角笑一笑，难得孩子气的模样让她很喜欢。

但所有的喜欢都该有个尽头。

悠长的风廊中，阮奕岑不再开口，她也没有，气氛一时沉默。

不经意抬眼时，徐离菲看到了傅声声站在拐角处。那儿没什么人，仅有几丛植物，一个服务生走过，被傅声声拦住，不知两人说了什么，她突然取过托盘上的玻璃水瓶直直从胸口浇了下去，浇完了重新将空瓶子还给服务生，还从手包里掏出小费来。

徐离菲收回目光，阮奕岑终于认输开口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她抬下巴示意前面办拍卖会的小林苑：“过来看看。”

他停顿了两秒：“和谁一起？”

她随意敷衍：“一个朋友。”

他抬眼看她：“朋友？”

她没有回答，傅声声过来了。

十月入秋，天已经凉起来，女孩半条裙子湿透，抱着双臂边走边发抖，模样看着怪可怜。阮奕岑顺着徐离菲的目光看过去，眉毛拧起来：“怎么弄成这样？”顺势将手臂上的西装外套搭在女孩肩上。

傅声声靠过去挽住他的手臂：“在那边等你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端水的服务生。”闷闷抬头：“你和徐离菲小姐聊完了吗？我好冷，拍卖会我们不要去了，我想快点换衣服，你陪我。”

徐离菲终于搞明白刚才傅声声唱的是哪一出。

阮奕岑仍皱着眉：“你先去前面客房让她们给你重新拿套衣服。”抬手看了看表：“我……”

傅声声打断他的话：“你知道我是路痴，这里这么大，万一迷路了怎么办？”

徐离菲了解阮奕岑，这种程度的任性和撒娇绝不会让他感到厌烦，看来傅声声也了解。

他的确没有厌烦，淡淡道：“让服务生带你过去。”

傅声声嘟起嘴来：“你好讨厌啊。”

阮奕岑没有回答，却转过头来看着徐离菲。

徐离菲才想起来自己站在这儿的初衷，她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和阮奕岑交谈，这人连分手都只给了她薄薄一张纸，现在再像老友见面一样平和聊天未免搞笑。她站在这儿原本是为了等卿源。一时觉得自己挺滑稽，也觉得傅声声挺滑稽，这女孩认错了敌人，也示错了威，可她真正的敌人，呵，她真正的敌人该是聂非非。但聂非非其实连阮奕岑都不曾放在心上，更不用说她，聂非非的世界里只有聂亦。

世事的这种错位也算是有意思，徐离菲笑了笑：“我还有事，不打扰两位，下次有机会聊吧。”点了点头就算是告别了，身后傅声声小声撒娇：“你看徐小姐都走了，陪我去换衣服啦……”才二十一岁，这么撒娇无论谁听着都觉可爱，但阮奕岑却没有出声。

大概有三秒钟的空白，她已经走出一段，突然听到阮奕岑再次叫了她的名字：“菲菲。”就像刚才她在看画时他在背后那么叫她。但这次她没有再回头。

穿过风廊，走到艺术墙那儿，徐离菲停下来，习惯性从手包里取烟和打火机，遍寻不得时才想起来为了治病她已经戒烟。手包里倒是放了帮助戒烟的糖果，她取出一只棒棒糖撕开糖纸。穿堂风吹过，有点冷，有个陌生男人经过，驻足片刻，走过来同她搭话：“好久不见。”又是个认错人的，她正要如常带过，男人却带笑地补充了一句：“徐小姐是和聂亦一起来的？”

她怔道：“我们认识？”男人身量高，面目硬朗英俊，笑起来挺特别，总像是隐含意味。她没见过这人。

男人想了想：“去年十一月我们在聂亦家里见过一面，清湖的半山庭园，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姐妹，把你认成了非非。我们只见过那么一面，你不记得我也正常，我是谢仑，聂亦的朋友。”他笑了笑：“你和你姐姐长得实在太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”又补充道：“对了，听说非非她现在还在美国疗养，身体怎么样了？”

徐离菲靠着艺术墙，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男人在说什么。今天早上她才想过聂非非是不是还活着，如果还活着她人又在哪里，下午就有人出现为她解惑，简直像天意安排的巧合。可聂非非怎么又成了她的姐姐，她父母先后病逝，跟着爷爷长大，她没有姐姐。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，她沉默了两秒钟，问男人：“你和聂非非很熟？”

男人道：“还可以，我妹妹和她感情更好一些。”说着看了看时间，有些疑惑：“聂亦不是说六点才会过来，他已经来了？”

她抿了抿嘴角：“我和另外的朋友一起，不知道聂亦会来。”

男人了悟道：“你朋友还没到？”随即笑了：“我正要进去，外面风大，不如一起进去等他们。”

风廊尽头的小林苑别有洞天，曲径深处，南派建筑的楼宇围出一个广阔中庭，中有花木扶疏，主办方倚着花木布置出来一个别致会场，专供今晚的慈善拍卖会使用。

谢仑带着徐离菲在中庭西边的二楼上喝茶。从楼上看下去，楼下已经落座数位客人。

给卿源发过短信后，徐离菲开始坐在那儿认真想事情。

其实，刚才谢仑说的很多话都没道理，比如他说他一年前在聂亦家见过她，可去年十一月整整一个月她都待在长明岛附近的K城，且她从前并没来过S城。再比如他说她是聂非非的妹妹，退一万步就算她来过S城，谢仑曾见过她，会笃定她是聂非非的妹妹，那必然是聂亦告诉他的。可如果她真是聂非非的妹妹，为什么当她问聂亦聂非非是她的什么人时，聂亦却没有回答？



这有什么不好回答？

她没意识到自己眉毛皱得厉害。

开阔的茶室里只有他们两人，谢仑绅士十足，看她不喜欢说话，也没怎么开口，自在地坐在她对面泡茶。茶室里放了具座钟，钟敲起来时谢仑瞟了眼中庭，声音里透出一点微妙的惊讶：“倒是次次掐着时间来。”又看向她道：“聂亦到了。”

沉思被打断，目光顺着飘到中庭，果然看到聂亦在贵宾席落座。徐离菲想起录音笔中聂非非所说，这人气质太出众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。的确是那样，更别提今天他怀里还抱了个小女童。

坐在二楼更能看清下面的动向，全场多半的目光都聚在父女俩身上。聂雨时原本就长得可爱，打扮一下更加可爱，鬋发齐肩，戴一顶小小的水晶发冠，穿银色的蕾丝蓬蓬裙，像个小天使。小天使被放在聂亦旁边的椅子上，立刻有服务生送上来适合小孩子喝的果汁。小家伙接过果汁，皱眉看了半天，鼓着腮帮深吸一口气，表情悲壮地飞快喝了一口，接着一本正经地将果汁递给聂亦，一副照顾小孩子的模样悄悄和聂亦说了两句什么。

谢仑倚在藤椅里撑着腮笑：“你猜雨时在说什么？”

她摇头。

谢仑道：“一定是说：‘爸爸，我帮你试过了，这个果汁不凉也不烫，你喝刚刚好，要喝完知道不知道？’”眼见聂亦俯身接过玻璃杯，他笑出声：“这孩子一遇到讨厌吃的东西，就会假装给聂亦试毒，然后把那些东西全推给聂亦帮她解决掉，成功率能到百分之五十。”

徐离菲目光一直落在聂雨时身上。聂亦喝完果汁将空杯子重新递给她，小女孩拿着杯子严肃地上下左右都看一遍，包子脸上露出欣慰表情，看口型似乎说的是：“喝得很好哦，爸爸。”她忍不住也笑了，随口向谢仑道：“这一招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？我不信。谁能舍得拒绝她？”

谢仑抬手帮她添茶：“遇到她讨厌吃的东西聂亦正好喜欢，成功率就高，要是不巧聂亦也讨厌，基本上结果就只能是她自己哭着把它们吃完了。”他挪